

人生驿站

回乡漫记

读书感悟

做一个幽默的人

一

不经意,已经55岁了,按照企业的规定,正式退出岗位告老还乡。面对重大的人生转折,虽然有些失落,但心境十分轻松。“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室铭》诗中的意境竟成为我人生的现实。

落叶归根。鸡年腊月26,带着全家回乡。

冬日里阳光灿烂,冷风中的故乡仍然破败。

我终于在离开家乡30多年,首次能选择在几年前回到了亲人居住的村庄。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就像个外人,我的到来是如此突兀和陌生。“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第一次于我有了现实版,我的穿着打扮,我的略显生涩的方言,与这粗砺本真的生活显然格格不入。乡亲们将我上下打量着,询问外界的消息和我这么多年来漂泊在江南城市的生活境况。他们像天生的记者,惟恐漏掉每一个细节。他们不停地问,我也不停地答,说真的,离家30多年,我只是按照生活的节律,娶了个妻子,买了房子,开上了车子,有了自己的孩子,真的没有做什么有影响的大事,但这也是我最自豪的。从乡间土路切换到贯穿整个村庄的那条水泥路上,我漫步独行,试图寻找时光渐变的痕迹,结果什么都没有留下,一切已经因为钢筋水泥的进入而荡然无存。儿时的快乐经过了无数场雨水的冲刷,记忆的光斑已

经清洗殆尽,村子里的许多曾摸着我的脑壳,大声叫着我乳名的老人相继逝去。儿时的伙伴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大都因生计变得麻木,我试图和他们一起回忆从前的片段,试图在黄昏的电线杆下拾取温暖的友谊,但我失望了。

就这一下子,家乡开始慢慢变得与我无关,好像那只不过是曾经小住过一段时间的所在,我曾经在这里度过了我贫寒的少年时代。而在日后的岁月里,我竟然还一再地想起,那放牛的小水塘,那做作业的青石板,那秋天的高粱地。但现在在这里,还是我经常在异乡的星空下思念的家乡吗?

二

父亲和母亲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双手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食,把我们姊妹4人养大成人,而且还收养了大伯和叔叔家的三个孩子。

在我的记忆中,当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到来的时候,我和父亲就要整天在山中挖树兜子,架在门口经过秋阳的照射,慢慢把它劈开沿着墙根码好,这就成了冬天烤火烧饭的燃料。冬日深了,江北的阳光越来越阴冷,空气也变得越来越干燥。突然会有一场沉重的霜雪,袭击了村庄。但我们却不得不站在寒冷的风雪中,砍倒自留地里的雪里蕻等叫不出名字的用来制作成菜的蔬菜,并在寒冷刺骨的水塘里一棵棵洗干净,挂在树枝上晒干后,母亲就会利用晚上或者一个下雨天,将

它们一棵棵放在食盐、辣椒、大蒜等混合物里揉搓,再整齐地放在几口跟我们齐高的大缸里,每到这时,母亲就将我和弟弟的鞋脱掉,将脚洗了又洗,然后抱到缸里,吩咐双手抓住缸沿使劲踩,脚在多种刺激物的作用下变得通红,最后五六缸咸菜压上大石头,盖上盖子,一年的下饭菜就齐活了。

我就是在每周5斤米,一坛咸菜的奔走中,读完了初中高中,全家十口就靠着这几缸咸菜过日子,爷爷死了,父亲母亲老了,我读大学的那一年,收养的三个孩子结婚的结婚出嫁的出嫁,姐姐辍学,只有弟弟和妹妹还在上高中和初中,父亲和母亲还是像一个战士,疯狂地扑向土地。他们要用一双手从土地里取出粮食和我们的学费。我也尽量在国家发给我的生活费抠出一点点,以寒暑假时给家里带回几个馒头,或买上一斤肉,全家打打牙祭。

三

最不能忘怀的还是大集体的生产劳动,生产队永远有做不完的农活,不仅白天,有时连晚上都得全体上工。然而“天空总是欠着大地的恩情”,在这种靠天吃饭的时代,人们永远也吃不饱饭。于是,我开始对马克思赞美着的劳动有了动摇,说什么我也要离开农村,离开这个后来一直叫做“原籍”的家乡,对劳动充满的仇恨就从这是滋长了。在我的眼里,正是这残酷的劳动把父亲那一双艺术家的手毁掉。父亲的那双手,曾经能写

出一手潇洒清瘦的柳体,拉动着一把京胡的琴弦,每到农闲时节或夏天的夜晚,从他的手指间诞生的音乐,让乡村的夜晚因此而灵动飘逸,为我少年时代的心灵贯注了最初的艺术启蒙,并且培养了贵族般的艺术想象力。但确实是劳动毁掉了父亲的那双手。我亲睹了繁重的劳动是怎样日复一日地复加于父亲的生活。仿佛是一场悄然而行的蚕食,仿佛时间和雨水对一座古老辉煌的建筑进行的侵蚀。父亲的手逐渐从艺术中退隐,逐渐被生活浓重的阴影所吞没。他把手投于土地,握住了农具,捐弃了乐器。他曾经纤细的手指逐渐骨节粗大。父亲迅速地衰老,被陈年的隐疾苦苦折磨。就在我们姊妹都开始了新生活的时候,我的父亲像一座纪念碑轰然倒地,留下了许多遗憾走了。

现在,母亲还在黑暗祖屋里出出进进,村子认识我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每到静夜我眼前就会“过电影”,出现这样一群人——他们坚韧、善良,对我有病态般的溺爱。我的脑海里时时会浮现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个夏天,全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送一个小孩到省城念书的情景。我开始变得惶恐,就是这个村庄的人们,他们为我倾其所有,我为他们做了什么?当我走在村子捐资修村级公路的功劳簿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才平复了一些。

(刘旺林)

周末陪朋友到书店去看书,在那琳琅满目的书海中,一本《别输在不懂幽默上》引起了我的注意,便忍不住翻开认真地看了起来。平曰里,我属于那种不善言辞的人,更谈不上幽默。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你没有玉树临风般的外表,没有非同凡响的能力,至少你可以拥有幽默。看了这本书,才发现幽默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它可以使矛盾和争端得到缓解,也可以使我们信心无限。幽默的人有宽容、自信、豁达、乐观的心态,让生活充满乐趣,充满生机,正视现实笑对人生。

从这本书中,我才知道“幽默”是一个外来词,由英文音译而来,而英文中的这个词则来源于拉丁文,在西文用法中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笑话都在内。幽默是语言的最高境界,如果我们在短短的话语中运用幽默,它也就可能成为人际交往的润滑剂、缓冲剂,使心灵变得更亲近。正如美国一位心理学家说:幽默是一种最有趣、最有感染力、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传递艺术。它不仅能够体现出一个人深刻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还能折射出一个人的美好心灵。我们带着快乐的眼去看整个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在平凡中挖掘笑的艺术价值。它可以像一根闪着金光的魔杖,减轻我们心里压力,消除内心的

紧张,树立健康乐观的心态。

幽默是智慧的碰撞,是善良的表达,是人生的助推器,这是一种胸怀,一种境界。著名作家王蒙是这样评价幽默的: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一种穿透力。生活中的幽默,会让我们茅塞顿开,在轻松的气氛中感受着成功的快乐,在回味中拍案叫绝。如果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幽默”,就会少了很多郁闷、苦恼。

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乾隆皇帝突然问刘墉:“京城共有多少人?”刘墉遂不及防,却非常冷静地回了一句:“只有两人。”乾隆问:“此话何意?”刘墉答曰:“人再多其实只有男女两种,不是只有两人?”又问:“京城里有几人出生?有几人去世?”回答:“只有1人出生,却有12人去世。”乾隆问:“此话怎讲?”刘墉答曰:“今年出生的人再多都是一个属相,不是只有1人吗?今年去世的人则12种属相,全年死去的不就是12个人吗?”乾隆听了大笑,深以为然。在我们的印象中,刘墉是一位智者,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才,他在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时用了一种大智若愚的智慧,深得皇帝的喜欢与欣赏。

无论我们在哪个场合,我们一定要做到心里明白,大智若愚的幽默,会让人生智慧绽放出最美的花朵。

(冶炼厂 肖伟)

地方美食

蒿子粑

蒿子粑,江南民间美食。在大冶,每年三月三,有吃蒿子粑的习俗。热爱生活的我,每年都会采蒿草亲手制作蒿子粑。

蒿子粑,可根据个人口味,调配糯米粉和粳米粉的比例来做,使其松软可口。

我是这样做蒿子粑的。首先是主要食材,米。把准备好的大米和糯米,洗净浸泡数小时后,磨成大米粉和糯米粉,过筛,这样做出来的粑就更加细腻。

然后是蒿叶。用开水将蒿叶焯一下(去苦味),过冷水冲凉,晾干(以此法除去大量的墨绿色汁水和细毛,这样做出来的蒿子粑就不会太黑)。也可将蒿叶洗净后用鹅卵石冲碎,直至流出蒿草汁,再将捶好的蒿草放入装有清水的脸盆中,淘净捞出。

其次是将蒿叶切碎,与腊肉丁一起均匀先准备好的米粉均匀拌匀、和水,调入少许盐搅拌。蒿叶不能放太多,最后再加温水捏成圆形扁扁的粑状即可。

蒿子粑可炸可蒸,炸至边缘泛出金黄色即可,外面的皮香酥无比,里面的味道很绵长,清香扑鼻,回味无穷,让人爱不释手。

蒿子粑不但好吃,而且能治很多病。青蒿,专解湿毒,而气芳香,故为温温疫疔要药。常见的有白蒿、青蒿、牡蒿、臭蒿等多种,其中做粑用的蒿叶便是一种香蒿,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叶面呈绿色,叶底微白带绒毛,形状似手掌,俗名巴掌蒿、把蒿等。

蒿子粑不仅是地域特色美食,更是承载着鲜为人知的千年文化信息。据说神农尝百草时代,先民们就知

道蒿子可以食用了。祖先从九江来到鄂东南的,那还是明代嘉靖年间。1525年,朱氏皇帝把族人强制迁徙到入烟稀少的幕阜山北麓。先人背着干粮、农具、种子、行李、炊具,携妻子儿女,在官兵的押解下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水路是从九江逆流而上,到韦源口进入大冶湖。不知那时有没有大船供先民乘坐。徒步则是从武昌到兴国州(今阳新),期间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定居在南山柯近溪。也是今天的大泉沟风景区的半山腰上。

先人在迁徙的路上,每到吃饭时间,埋锅造饭,然后继续赶路。到了下雨,或柴火找不到的地方,就吃干粮。蒿子粑是少不了的。除了冬天,蒿草一年四季都有。农妇把大米磨成粉,掺水,和切细蒿子,揉成面团,再捏成一个个圆饼,上笼屉蒸熟。多做一些蒿子粑,带在行囊里。孩子饿了,就给他一个。先人们一路就这么走过来了。

古代山民所生活的地方山高峰密,毒蛇较多,时常伤人。为防蛇出山伤人,老祖先研制一种以艾蒿为主要成份的药物,拌上香甜食物,扎入蛇洞让蛇来吃,蛇吃了会死去,这种风俗叫扎蛇眼。同时,还编成俗话敬告人们:“三月三,蛇出山,蒿子粑把蛇扎眼。”后来,人们用蒿叶拌米粉做成粑,在三月初三这天吃。据说,吃了三月三的蒿子粑,进山劳作,出门办事,就不会遭蛇咬伤,而且一路平安,凡事吉祥。

一直到今天,故乡还有吃蒿子粑的习俗。

(铜绿山矿 张锦霞)

职工摄影



花火

冶炼厂 郑沛田

有情怀

我与《大冶有色报》的情缘

前几日,一位好友对我说:“听说《大冶有色报》改版了,你可以写写跟报纸的情缘嘛!”好友的话,将我的思绪带到了十几年前。

刚走进大冶有色那年,我还是个啥都不懂的女孩。那时候,我所在的班组是年轻班组,班组里80%都是年轻人。一天,我上白班,班长来到我跟前,递给我一份《大冶有色报》,说:“我们班有宣传稿任务,现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写,你看看报纸,学着写写,每个月交两篇稿子。”看着班长那张真诚的脸,我却为难了。写东西可不是我的强项,我跟班长说:“那只有试试,我也不会写啊!”没想到班长教我个“绝招”:“实在不会,多看别人怎么写的,写多了就会了。”听着班长的话,我抓抓脑袋,算是应下了这个差事。

没想到第二天,班长就给我提供了个素材。那时候正是年底,班长和当班的操作人员对现场的机械设备除锈刷漆,这就

是“素材”。可对于从没写过宣传稿的我来说,还是无从下手。翻出班长给我的那张报纸,一直到了下午下班,我找到类似的稿件,拿起笔纸,学习模仿起来。那篇宣传稿才勉强完成,交给了班长。当时,我就想着完成个任务,至于会不会上稿,压根就没有想过。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又轮到我又上白班了,班长拿来了一张《大冶有色报》,笑着跟我说:“你上个星期写的那篇简讯上了报纸,你看看。”我接过报纸,找寻着我的名字,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了我的那篇稿子,还被编辑给精简了不少。其实,就是一句话而已,可对于从没写过稿子的我来说,却是一种惊喜。第一次的成功,为我以后写稿增添了不少信心。

在后来的工作之余,岗位上有了什么新鲜事,我都留意去观察,用笔记录下来,写成宣传稿交给班长,没想到偶尔也会变成铅字,这一写就是好几年。后来离开了这

个岗位,没有了岗位素材做依托,我慢慢地也就放下了手中的那支笔。

直到再次拿起笔,开始写稿子,依然是班长拿着《大冶有色报》,叫我写稿子。只是此时的班长非彼时的班长,此时的岗位非彼时的岗位,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人,发生着不一样的故事。

之后的日子里,写稿、投稿,已成了我生活中的日常。在一次次写稿投稿中,有很多稿子都会石沉大海,我经历一次次的失望过后,偶尔的一次上稿,会给我带来些许欢喜。《大冶有色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版,现在又改成了我第一次见到时的模样,只是相比第一次要大的多,内容更丰富,文章更精彩。

在大冶有色工作的十几年里,《大冶有色报》一直默默地陪伴着我,在将来的路上,我会继续拿起笔,描绘出我们班组职工心中的梦想,为实现我的梦助力添彩。

(冶炼厂 芳草)

铜都诗抄

新竹

泥土中,积蓄力量和信念。攒足了,给春天拱个眼。冒了尖,既虚心又委婉。做一次总结,继续向上伸展。张开绿色的臂,拥抱理想和蓝天。

(公司总部 汤雁斌)

点绛唇·赛风筝

丽日和风,纸鸢长线风驱动。匠心操纵,天籁等鸣颂。今日少年,憧憬飞天梦。争奇勇,励精图治,定把云霄控。

(丰山铜矿 周雄飞)